

論現代湘語精、知、章、莊系聲母的存古與創新——兼評吳湘一體說

吳瑞文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本文根據中古《切韻》提供的音韻架構，探討現代湘語中精、知、莊、章四系聲母具體的讀音表現，進而說明早期湘語在音韻架構上的存古與創新。探討中古精、知、莊、章四系聲母的存古與創新，觀察的重點在於四系聲母具有最小對比的韻類——三等韻。本文採取的是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同時以中古音系為參照架構，以 14 種現代湘語為對象，探討精、知、莊、章系聲母的分合情況。

由現代湘語的比較來看，早期精、知、章、莊四系聲母在原始湘語中已經演變為三類：精系、莊系和章知系，其中精系可擬測為 *ts-、莊系可擬測為 *tʂ-，中古原有的章系和知系合併為一類，可擬測為 *tʃ-。也就是說，原始湘語的聲母格局是：「精 ≠ 莊 ≠ 章 = 知」。章系和知系合流，從中古音的角度來看是一項音韻創新。知系與章系合流後今讀音仍舊是 tʃ-，並可以證成既有的中古音擬測，這是音值上相當重要的存古。

橋本萬太郎曾根據全清、次清和全濁三向對立的聲母表現，指出：現代吳語和湘語曾經明顯地構成同一個方言地區。這也就是吳湘一體說。從歷史語言學的觀點來看，保留中古全濁聲母為獨立的一類性質上屬於存古特徵，以此將現代吳湘兩語歸為一類不無問題。相對地，從中古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分合來看，湘語屬於「精 ≠ 莊 ≠ 章 = 知」的類型，吳語屬於「精 ≠ 知 ≠ 章 = 莊」的類型。值得注意的是湘語章系與知系合流，吳語則章系與莊系合流，合併方式不同，但都屬於音韻創新。本文的觀察對吳湘一體這個假說形成重大的挑戰。

關鍵詞：現代湘語、中古音、存古、創新、歷史語言學

1. 前言

本文根據中古《切韻》提供的音韻架構，探討現代湘語中精、知、章、莊四系聲母具體的讀音表現，進而說明早期湘語在音韻架構上的存古與創新。根據前人對中古音系的歸納，南北朝至唐初的音韻系統中存在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對立，以各系的首字為例，根據董同龢

(1993) 的系統，擬音分別為：*ts-、*t-、*tʃ-、*tɕ-。由現代共通語（或稱臺灣華語或普通話）的角度來看，精系會因韻母條件而分化為 ts- 和 tɕ-，莊、知、章三系則全部讀為捲舌音 tʃ-，不過就韻母而言，莊系字會帶有合口介音。以宕攝開口三等陽韻為例，「將精」讀為 tɕiaŋl、「張知章章」同讀為 tʃaŋl 而「莊莊」讀為 tʃuaŋl。值得注意的是，「將 - 張 - 章 - 莊」在中古階段韻母及聲調相同，為聲母的最小對比。以宕攝開口三等為例，從中古到現代共通語的演變是：（放入早期官話《中原音韻》供參考）

	中古音		現代共通語	《中原音韻》
精母	將 tsjaŋ	>	tɕiaŋl	tsiaŋl
知母	張 tjaŋ	>	tʃaŋl	tʃiaŋl
章母	章 tɕjaŋ	>	tʃaŋl	tʃiaŋl
莊母	莊 tʃjaŋ	>	tʃuaŋl	tʃuaŋl

中古階段的陽韻開口三等韻以一種韻母 (-jaŋ) 搭配四種聲母 (ts-/t-/tɕ-/tʃ-)，到了現代共通語則變為三種韻母 (-iaŋ/-aŋ/-uaŋ) 搭配兩種聲母 (tɕ-/tʃ-)。由此可知，中古陽韻 -jaŋ 到現代共通語的演變是韻母增加（繁化）且聲母減少（簡化）。從古今演變的觀點來看，這是早先由聲母來表現的區別，被轉換為現今韻母上的區別，這樣的現象稱重估 (reinterpretation)。由此可知，觀察中古精、知、章、莊聲母的區別，不僅須著眼於聲母的讀音，同時也應該考慮韻母的表現。

2. 研究方法

本文採取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同時利用漢語音韻史《切韻》這個中古音系架構，以現代湘語為對象來探討精、知、章、莊系聲母的分合情況。¹ 探討中古精、知、莊、章四系聲母的存古與創新，觀察的重點在於這四系聲母具有最小對比的韻類，也就是三等韻。以十六攝框架來看，中古音系中具有精、知、莊、章四系聲母對立的韻攝包括（表 1）：

表 1. 十六攝所見精、知、莊、章聲母的最小對比

	遇	止	流	深	臻	宕	曾	通
開	×	✓	×	✓	✓	✓	✓	×
合	✓	✓	✓	×	✓	×	×	✓

以上八個韻攝應該留意的是：

第一、遇、流、深、通四攝一般不分開合。具體情況則是：遇攝、通攝主要元音帶有合口

¹ 桑宇紅 (2004) 也由中古音框架出發，探討中古知莊章三系聲母在近代漢語的演變，並且也涉及個別現代漢語方言，不過他的觀察不涉及精系，與本文在整體觀察面上有所不同。

性質；流攝主要元音是央元音而帶元音性的 -u 韻尾。我們將遇、流、通三攝三等韻歸為合口。深攝主要元音屬於央元音，帶有雙唇輔音韻尾 -m/-p，我們將深攝三等韻歸為開口。

第二、止、臻、宕、曾四攝三等韻均分開合，但宕、曾攝三等合口無精、知、莊、章四系聲母字，因此這兩攝我們只能觀察開口韻。歸納起來，依照等韻圖架構，八個韻攝中只有止攝（陰聲韻）及臻攝（陽入聲韻）兩者能夠同時觀察開、合口三等韻。

以上是關於韻母的分布。至於聲母方面，精、知、章、莊四系中精、莊、章三系除了塞擦音（精清從、莊初崇、章昌船）之外還有擦音（心、邪、生、書、禪），知系則只有塞音（知徹澄）。本文關於現代湘語這四類聲母的觀察，為求取聲母上的交集，聚焦於塞擦音及塞音的表現。不過字表中仍列出若干擦音例字，它們的功能是提供韻母上的參照。

本文使用十四種現代湘語進行討論，這些材料的出處是：長沙和雙峰根據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3)。益陽根據崔振華 (1998)、湘潭根據曾毓美 (1993)、湘鄉根據李永明 (2016a)、婁底根據李濟源、劉麗華、顏清徽 (1987)、邵陽根據儲澤祥 (1998)、新化根據羅昕如 (1998)、漣源根據陳暉 (1999)、武岡根據湖南省公安廳《湖南漢語方音字匯》編纂組 (1993)、衡陽根據李永明 (2016b)、衡山根據彭澤潤 (1999)、溆浦根據賀凱林 (1999)、辰溪根據謝伯端 (2016)。以上十四種湘語方言涵蓋了湘語的長益片、婁邵、衡州及辰溆四片。

介紹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之後，現在回顧一下關於現代湘語精、知、章、莊分合類型的前人研究。根據我們所知，針對整體湘語精、知、章、莊聲母較為全面的研究至少有兩位，分別是周賽紅 (2005) 的博士論文和彭建國 (2010) 的專書，他們在各自的著作中都用了相當長的篇幅進行分析，也獲得若干具有參考價值的結論。不過在我們看來，他們的研究存在以下的問題：

第一、周賽紅 (2005) 直接從上古音架構來觀察現代湘語，並且將不同的現代湘語次方言分別定位在上古、中古、近代、現代等不同歷史階段。周文從方法操作到結論存在相當大的疑慮：首先，現代湘語的中古知章系字讀為舌根塞音 k-、kh-、g-，是否為上古音的痕跡，在學界仍有爭論。再者，周賽紅 (2005:37) 假設中古知系在比上古音階段更早的時期為 *krj-，中古章系在比上古音階段更早的時期為 *kj-，並以此為起點論證現代湘語的知章系聲母變化。事實上李方桂的上古音系統中，章系至少有兩個來源：一是與舌尖音聲母諧聲，擬測為 *tj-（例如屯：春）；一是與舌根音聲母諧聲，擬測為 *krj-（例如耆：旨）。整體看來，周文似乎並未正確理解李方桂的上古音系統，所作之推論不免就打了折扣。

第二、彭建國 (2010) 以中古音架構，並採用歷史層次的觀點探討舌齒音分合。歷史層次的觀察相當重要，主要在於利用中古切韻框架作為參照，可以較為全面地照顧到漢語音韻史整體的發展。具體來說，不同時代所疊積的語音在透過可靠的層次分析之後，可以歸入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的歷史層次之間不存在演變關係，這是時間層次研究的共識。² 有了這樣的基本認識，便可以避免將所有共時語音放進演變序列所造成的偏差。不過我們也留意到，彭文關注的重點

2 參看丁邦新主編 (2007)《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

僅止於每類聲母本身的讀音，似乎未考慮「重估」之後受韻母影響所展現的聲母表現，也未觀察各類聲母之間的最小對比。

儘管我們對既有研究成果提出若干檢討與反省，不過這些研究無疑地已經為現代湘語精、知、章、莊聲母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我們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向前探索。整體而言，本文的架構如下：第 1 節是前言、第 2 節是研究方法、第 3 節和第 4 節分別探討現代湘語精知章莊聲母在開口韻和合口韻的表現、第 5 節說明現代湘語精知章莊聲母的分合及早期音值擬測、第 6 節對吳湘語歷史關係進行檢討與思考、第 7 節為結論。

本文音標全部採取國際音標標寫，送氣符號為 -h，聲調以數字標註於音節末尾，對應關係為：陰平 -1、陽平 -2、陰上 -3、陽上 -4、陰去 -5、陽去 -6、陰入 -7、陽入 -8。送氣符號及聲調調類均不上標。

3. 現代湘語精知章莊聲母在開口韻的表現

3.1 止攝

現代湘語止攝開口三等韻的精、知、章、莊聲母的表現，與韻母今讀密切相關，我們（吳瑞文 2023a）已用專文的篇幅加以討論。底下表 2-6 列出止攝開口三等支、脂、之三韻的精、知、章、莊聲母的同源詞來加以說明：³

表 2. 現代湘語的止攝開口精系同源詞 (1)

	紫	刺	姊	次	子	字
長沙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tsɿ6
益陽	tsɿ3	tshɿ2	tsɿ3	tshɿ7	tsɿ3	zɿ5
湘潭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dzɿ6
湘鄉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dzɿ6
婁底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dzɿ6
邵陽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dzɿ6
雙峰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dzɿ6
新化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dzhɿ1B/5
漣源	tsɿ3		tsɿ3	tshɿ5	tsɿ3	sɿ6
武岡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zɿ6
衡陽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tsɿ5
衡山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tsɿ6
瀏浦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tsɿ6
辰溪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tsɿ6

3 同源詞表說明：(1) 聲、韻、調若有不規則者，以 ! 表示，例如「聲！」指聲母不規則。(2) B 指白話 (bái huà)，W 指文讀 (wén dú)。(3) 語料同源詞有缺者，以相同韻母的字詞取代，標註於讀音之後。(4) 讀音後標註 ~ 者，表示使用的語詞，例如「參」人 ~，表示用於「人參」這個詞。

表 3. 現代湘語的止攝開口精系同源詞 (2)

	資	此	死	慈	詞	寺
長沙	tsɿ2	tshɿ3	sɿ3	tsɿ2	tsɿ2	tsɿ6
益陽	zɿ2	tshɿ3	sɿ3	zɿ2	zɿ2	zɿ5
湘潭	dzɿ2	tshɿ3	sɿ3	dzɿ2	dzɿ2	dzɿ6
湘鄉	dzɿ2	tshɿ3	sɿ3	dzɿ2	dzɿ2	dzɿ6
婁底	dzɿ2	tshɿ3	sɿ3	dzɿ2	dzɿ2	dzɿ6
邵陽	dzɿ2	tshɿ3	sɿ3	dzɿ2	dzɿ2	zɿ2
雙峰	dzɿ2	tshɿ3	sɿ3	dzɿ2	dzɿ2	dzɿ6
新化	dzɿ2	tshɿ3	sɿ3	dzɿ2	zɿ2	sɿ5
漣源	sɿ2	tshɿ3	sɿ3	sɿ2	sɿ2	sɿ6
武岡		tsɿ3	sɿ3	zɿ2	zɿ2	zɿ6
衡陽	tsɿ2	tshɿ3	sɿ3	tshɿ2	tshɿ2	tsɿ6
衡山	tshɿ2	tshɿ3	sɿ3	tshɿ2	tshɿ2	tsɿ6
溆浦	dzɿ5	tshɿ3	sɿ3	dzɿ2	dzɿ2	tsɿ6
辰溪	dzɿ5	tshɿ3	sɿ3	dzɿ5	dzɿ5	tsɿ6

表 4. 現代湘語的止攝開口知系同源詞

	知	池	遲	致	持	痔
長沙	tʂɿ1	tʂɿ2	tʂɿ2	tʂɿ5	tʂɿ2	tʂɿ5
益陽	tsɿ1	dzɿ2	dzɿ2	tsɿ5	dzɿ2	zɿ6
湘潭	tʂɿ1	dzɿ2	dzɿ2	tʂɿ5	dzɿ2	dzɿ6
湘鄉	tʂɿ1	tʂɿ2	tʂɿ2	tʂɿ5	tʂɿ2	tʂɿ6 治
婁底	tei1	tehi2	tehi2	tsɿ5	tehi2	tshɿ6
邵陽	tsɿ1	dzɿ2	dzɿ2	tsɿ5	dzɿ2	zɿ6
雙峰	tʂɿ1	dzɿ2	dzɿ2	tʂɿ5	dzɿ2	dzɿ6
新化	tʂɿ1	dzɿ2	dzɿ2	tʂɿ5	dzɿ2	dzɿ6
漣源	tei1	sɿ2	sɿ2	tsɿ5	sɿ2	sɿ6
武岡	tei1	dzi2	dzi2	tsɿ5	dzi2	dzi6 治
衡陽	tsɿ1/tei1	tei2	tei2	tsɿ5	tei2	tei6 治
衡山	tei1	tehi2	tehi2	tsɿ5	tehi2	tsɿ5
溆浦	tʂɿ1	dzɿ2	dzɿ2	tsɿ5	dzɿ2	tsɿ6 治
辰溪	tʂɿ1	dzɿ6	dzɿ6	tʂɿ5	dzɿ6	tʂɿ5

表 5. 現代湘語的止攝開口章系同源詞

	枝	紙	指	至	止	齒
長沙	tɕɿ1	tɕɿ3	tɕɿ3	tɕɿ5	tɕɿ3	tɕɦɿ3
益陽	tsɿ1	tsɿ3	tsɿ3	tsɿ5	tsɿ3	tshɿ3
湘潭	tɕɿ1	tɕɿ3	tɕɿ3	tɕɿ5	tɕɿ3	tɕɦɿ3
湘鄉	tɕɿ1	tɕɿ3	tɕɿ3	tɕɿ5	tɕɿ3	tɕɦɿ3
婁底	tɕei1	tsɿ3	tsɿ3	tsɿ5	tsɿ3	tshɿ3
邵陽	tsɿ1	tsɿ3	tsɿ3	tsɿ5	tsɿ3	tshɿ3
雙峰	tɕɿ1	tɕɿ3	tɕɿ3	tɕɿ5	tɕɿ3	tɕɦɿ3
新化	tɕɿ1	tɕɿ3	tɕɿ3	tɕɿ5	tɕɿ3	tɕɦɿ3
漣源	tɕei1/tsɿ1	tsɿ3	tsɿ3	tsɿ5	tsɿ3	tshɿ3
武岡	tsɿ1	tsɿ3	tsɿ3	tsɿ5	tsɿ3	tsɿ3 聲！
衡陽	tɕei1 梔	tsɿ3	tsɿ3	tsɿ5	tsɿ3	tshɿ3
衡山	tɕei1	tsɿ3	tsɿ3	tsɿ5	tshɿ3 址	tshɿ3
溆浦	tsɿ1	tsɿ3	tsɿ3	tsɿ5	tsɿ3	tshɿ3
辰溪	tɕɿ1	tɕɿ3	tɕɿ3	tɕɿ5	tɕɿ3	tɕɦɿ3

表 6. 現代湘語的止攝開口莊系同源詞

	差參~	師	士	柿	事	使
長沙		sɿ1	sɿ5	ɕɿ6	sɿ6	ɕɿ3
益陽		sɿ1	zɿ6	zɿ6	zɿ6	sɿ3
湘潭		sɿ1	sɿ5	sɿ6	sɿ6	sɿ3
湘鄉		sɿ1	dzɿ6	dzɿ4	dzɿ4	ɕɿ3
婁底		sɿ1	tshɿ6	tshɿ6	tshɿ6	sɿ3
邵陽		sɿ1	zɿ6	dzɿ6	zɿ6	sɿ3
雙峰	tshɿ1	sɿ1	dzɿ6	dzɿ6	dzɿ6	ɕɿ3
新化	tshɿ1	ɕɿ1	ɕɿ5	ɕɿ5	ɕɿ5	ɕɿ3
漣源		sɿ1	sɿ6	sɿ6	sɿ6	sɿ3
武岡		sɿ1	zɿ6	zɿ6	zɿ6	sɿ3
衡陽		sɿ1	sɿ5	sɿ6	sɿ6	sɿ3
衡山		sɿ1	sɿ5	sɿ6	sɿ6	sɿ3
溆浦	tshɿ1	sɿ1	sɿ1	sɿ6	sɿ6	sɿ3
辰溪	tshɿ1	sɿ1	sɿ6	ɕɿ6	sɿ6	ɕɿ3

說明如下：

第一、就止攝開口三等韻而言，韻母有兩個明顯的音韻層次：白話層為舌面元音 [i]，分布於中古幫系、泥母、來母、見系、影系、知系、章系等聲母；文讀層為舌尖元音 [ɿ、ʅ]，分布於中古精系、莊系、知系、章系。

第二、從聲母來看，止攝開口韻也有不同的表現：白話層精系讀舌尖塞擦音 $ts-$ 、莊系讀捲舌音 $tʂ-$ 、知章兩系合流均讀舌面塞擦音 $tʃ-$ 。文讀層則精系讀舌尖塞擦音 ts ，知章均讀捲舌音 $tʂ$ 。止攝開口三等莊系字塞擦音數量本就不多，常用字更形稀少。如「參差」的「差」都讀與精系合流為舌尖送氣塞擦音，中古濁母崇母「士、柿、事」等字有捲舌擦音 $ʃ$ 和舌尖擦音 s 的讀法，也有帶音舌尖塞擦音 dz 和不帶音送氣舌尖塞擦音 $tʃh$ 的讀法。現在的問題在於，止攝莊系字的捲舌音與舌尖音兩讀，何者在時代上較早。我們認為就莊系字而言，讀為捲舌音者在時代上較早，讀為舌尖音者在時代上較晚。理由是就演變的觀點而言，精系在早期湘語中都是舌尖音，倘若假設捲舌音是由舌尖音變化而來，那將無法解釋精系同源詞完全沒有一個字讀為捲舌。反過來說，莊系字既有舌尖音也有捲舌音，可以視為捲舌音正在往舌尖音演變的過程，也就是「去捲舌化」。整體而言，多數湘語方言已經完成莊系「去捲舌化」的演變，少數方言還有捲舌音的讀法，這類讀法主要呈現為擦音，想來是受到晚近勢力強大的官話影響；此外，莊系初母的「差」都讀為 $tʃh-$ ，也是類似的情況。

第三、將以上韻母與聲母的文白異讀結合起來，我們認為原始湘語止攝開口知章系同源詞「知支枝之、齒、池遲持治、屎試、時是」等白讀音可以分別構擬為： $*tʃi$ 、 $*tʃhi$ 、 $*dzi$ ， $*tʃi$ 、 $*zi$ 。就聲母來說，中古音有別的知 $*t-$ 、章 $*tʃ-$ 兩系已經合併為一類： $*tʃ-$ 。至於精系都讀為 $*ts-$ ，莊系讀為 $*tʂ-$ 。止攝精、知、章、莊聲母的兩個音韻層次為：

	精	知	章	莊
白話	$*ts-$	$*tʃ-$	$*tʃ-$	$*tʂ-$
文讀	$*ts-$		$*tʂ-$	

整體而言，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白話層在現代湘語的格局為：「精 $\neq$ 知章 $\neq$ 莊」，至於四系聲母在文讀層的格局為：「精 $\neq$ 知章莊」。

3.2 深攝

現代湘語深攝陽聲韻與入聲韻的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同源詞例如下表 7 與 8：

表 7. 現代湘語的深攝陽聲韻精、知、莊、章系同源詞

	浸	寢	尋	沉	針	枕	參人~
長沙	$tɛin5$	$tɛhin3$	$tɛin2$	$tsən2$	$tsən1$	$tsən3$	
益陽	$tɛin2$	$tɛhin3$	$lin2$	$lən2$	$tsən1$	$tsən3$	$tʃən1$
湘潭	$tʃhin1$ 侵	$tʃhin3$	$dzin2$	$dzən2$	$tʃən1$	$tʃən3$	$ʃən1$
湘鄉	$tɛhin1$ 侵	$tɛin3$	$tɛin2$	$then2$	$ten1$	$ten3$	
婁底	$tsin5$	$tsin3$	$dzin2$	$din2$	$tin1$	$tin3$	
邵陽		$tɛhin3$	$dzin2$	$dzən2$	$tsən1$	$tsən3$	$sən1$

表 7. 現代湘語的深攝陽聲韻精、知、莊、章系同源詞（續）

	浸	寢	尋	沉	針	枕	參人~
雙峰	teien5	tehien3	dzien2	dien2	tien1	tien3	
新化	tein5	tehin3	zin2	dʒhən2	tʂən1	tʂən3	
漣源	tein5	tehin3	tein2	tɛn2	tɛn1	tɛn3	tɛn2 岑
武岡	tein5	tehin3	dzin2	dzin2	tein1	tein3	sən1
衡陽	tein5	tehin3	tein2	tein2	tein1	tein3	tsen2 岑
衡山	teien5	tehien3	tehien2	tɛn2	tɛn1	tɛn3	
溆浦	tshə̌5 侵 ⁴	tshə̌5			tsə̌1	tsə̌3	
辰溪	tsei5	tshei5	eyei2	dzei2	tsei1	tsei3	tshei1

表 8. 現代湘語的深攝入聲精、知、莊、章系同源詞

	集	蟄	執	汁	澀
長沙	tei7		tsɿ7	tsɿ7	sɿ7
益陽	tei7	tsɿ7	tsɿ7	tsɿ7	teia7
湘潭	tsi7	tʂɿ5	tʂɿ7	tʂɿ7	
湘鄉	tehi7	tʂɿ5	tʂɿ7	tʂɿ7	
婁底	tshi5	tei5	tei2	tei2	se2
邵陽	tei7		tsɿ7	tsɿ7	se7
雙峰	tehi5		tʂɿ2	tʂɿ2	se2/sia2
新化	tei7		tʂɿ7	tʂɿ1	sɿ5
漣源	tshi5	tsɿ5	tsɿ5	tei7	se7
武岡	tei6		tei6	tei6	sɿ6
衡陽	tei7	tei7	tei7	tei7	teia7
衡山	tehi7		tei7	tei7	sæ7
溆浦	tehi2	tʂɿ2	tʂɿ2	tʂɿ2	sei2
辰溪	dzi2	tʂɿ5	tʂɿ2	tʂɿ1	se2

根據上表可知：

第一、在深攝陽聲韻方面，可以發現：

(1) 武岡、衡陽、溆浦、辰溪的精、知、章、莊四系基本全混；衡陽莊系崇母「岑」讀為 tsen2，與精、知、章系有別，屬於零星的現象。辰溪「尋」讀為撮口呼 eyei2，可能是受官話「尋」eyn2 這類讀音影響使然。

(2) 長沙、益陽、邵陽、精系讀顎化聲母 tɕ-、知、章、莊系讀 ts-，同時韻母也有 -in 和 -ən 的區別。

⁴ 溆浦有些中古陰平字今讀去聲，如「梯拘聽」等，「侵」也屬於這一類。

(3) 湘潭、新化精系讀顎化聲母 $tɕ-$ 、知、章、莊系讀捲舌音 $tʂ-$ ，韻母則有 $-in$ 和 $-ən$ 的區別。

(4) 婁底精系讀舌尖塞擦音聲母 $ts-$ ，知、章系讀舌尖塞音 $t-$ ，韻母都是 $-in$ ，清楚顯示精系與知章系的區別。

(5) 湘鄉精系讀顎化聲母 $tɕ-$ ，知、章系讀 $t-$ ，韻母有 $-in$ 和 $-en$ 的區別。雙峰精系讀顎化聲母 $tɕ-$ ，知、章系讀 $t-$ ，韻母都是 $-ien$ 。漣源精系讀顎化聲母 $tɕ-$ ，知、章、莊系則讀捲舌塞音 $t-$ ，韻母有 $-in$ 和 $-en$ 的差別。衡山精系讀顎化聲母 $tɕ-$ ，知、章系讀舌面塞音 $t-$ ，韻母有 $-ien$ 和 $-en$ 的差別。歸納起來，這幾種湘語次方言都是精系讀舌面塞擦音 $tɕ-$ ，韻母均為齊齒呼。至於知章莊三系則是讀為舌面塞音、捲舌塞音及舌尖塞音，韻母均為開口呼，不帶 $-i-$ 介音。

第二、在深攝入聲韻方面，莊系多數讀為開口呼；「澀」在益陽和衡陽讀 $teia7$ 、雙峰讀 $sia2$ ，均屬於白話音。如果此字語源沒有問題的話，那麼 $teia7$ 是生母讀同莊母，莊系在深攝韻母上與其他聲母有別。除了莊系外，深攝入聲精系都讀為前元音，聲母多數顎化，少數保持舌尖塞擦音。知章系則有 tei 、 $tʂɿ$ 、 $tsɿ$ 三種讀音。其中衡陽和衡山精知章全混，都讀為 tei ；其他六種現代湘語方言都是精系與知章系有別。

歸納起來，根據以上現代湘語的表現，可以推測深攝三等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格局為：「精 ≠ 知章 ≠ 莊」。

3.3 臻攝

現代湘語臻攝陽聲韻與入聲韻的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同源詞例如下表 9 與 10：

表 9. 現代湘語的臻攝陽聲韻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津	親	秦	珍	陳	真	震
長沙	$tein1$	$tchin1$	$tein2$	$tsən1$	$tsən2$	$tsən1$	$tsən5$
益陽	$tein1$	$tchin1$	$lin2$	$tsən1$	$lən2$	$tsən1$	$tsən7$
湘潭	$tsin1$	$tshin1$	$dzin2$	$tʂən1$	$dʒən2$	$tʂən1$	$tʂən5$
湘鄉	$tein1$	$tchin1$	$tein2$	$ten1$	$ten2$	$ten1$	$ten5$
婁底	$tsin1$	$tshin1$	$dzin2$	$tin1$	$din2$	$tin1$	$tin5$
邵陽	$tein1$	$tchin1$	$dzin2$	$tsən1$	$dʒən2$	$tsən1$	$tsən5$
雙峰	$teien1$	$tchien1$	$dzien2$	$tien1$	$dien2$	$tien1$	$tien5$
新化	$tein1$	$tchin1$	$dzhin2$	$tʂən1$	$dʒhən2$	$tʂən1$	$tʂən5$
漣源	$tein1$	$tchin1$	$tein2$	$tɛn1$	$tɛn2$	$tɛn1$	$tɛn5$
武岡	$tein1$	$tchin1$	$dzin2$	$tein1$	$dzin2$	$tein1$	$tein5$
衡陽	$tein1$	$tchin1$	$tein2$	$tein1$	$tein2$	$tein1$	$tein5$
衡山	$teienɿ1$	$tchienɿ1$	$tchienɿ2$	$teɿ1$	$tʂienɿ2$	$teɿ1$	$teɿ5$
溆浦	$tsə1$	$tshə1$	$dzə2$	$tsə1$	$dʒə2$	$tsə1$	$tsə3$
辰溪	$teiei1$	$tchie1$	$dziei2$	$tsei1$	$dzei2$	$tsei1$	$tsei5$

表 10. 現代湘語的臻攝入聲韻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七	疾	姪	質	實	蝨
長沙	tɕhi7	tei7	tsɿ7	tsɿ7	sɿ7	sɿ7
益陽	tɕhi7	tei7	tsɿ7	tsɿ7	sɿ7	sə7
湘潭	tshi7	tsi7	tʂɿ7	tʂɿ7	ʂɿ7	sæ7
湘鄉	tɕhi7	tɕhi5	tʂɿ7	tʂɿ7	ʂɿ5	ɕia7
婁底	tshi2	tshi5	tei2	tei2	ɕi5	se2
邵陽	tɕhi7	tei7	tsɿ7	tsɿ7	sɿ7	se7
雙峰	tɕhi2	tɕhi5	tʂɿɿ5	tʂɿ2	ʂɿ5	se2/sia2
新化	tɕhi1	tɕhi7	tʂɿ7	tʂɿ7	ʂɿ5	ɕi1
漣源	tshi7	tshi5	tehi5	tsɿ5	ɕi5	se7
武岡	tɕhi6	tɕhi6	tei6	tei6	ɕi6	sɿ6
衡陽	tɕhi7	tei2	tei2	tei7	ɕi2	se7
衡山	tɕhi7	tɕhi2	tehi3	tei7		sæ7
溆浦	tɕhi2	tɕhi5	tʂɿɿ5	tʂɿ2	ʂɿ5	sei2
辰溪	tɕhi2	tei2	tʂɿɿ5	tʂɿ2	ʂɿ5	ʂɿ1

根據上表可知：

第一、在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方面，衡陽、溆浦的精知章三類聲母全面合併，韻母也看不出區別。長沙、益陽、辰溪精與知章有別，精系讀顎化音 **tc-** 且搭配齊齒呼韻母，知章系則讀舌尖塞擦音 **ts-** 且搭配合開口呼韻母。婁底、雙峰臻攝開口三等韻母都讀齊齒呼，聲母則有區別：精系讀顎化音 **tc-**，知章系讀舌尖塞音 **t-**。衡山則是精系讀 **tc-** 且搭配齊齒呼韻母，知章系讀舌面塞音 **t-** 且搭配開口呼韻母。

第二、在臻攝開口三等入聲韻方面，衡陽、衡山兩方言的精知章三類聲母全面合併，韻母也沒有區別。其他湘語方言的表現相當一致，都是精與知章有別，更具體來說：婁底韻母都讀齊齒呼 **-i**，精系讀 **ts-**，知章系讀 **tc-**。雙峰、溆浦、辰溪精系讀 **tc-**，韻母為齊齒呼 **-i**；知章系則是聲母讀捲舌音 **tʂ-**，韻母為開口呼 **-ɿ**。長沙和益陽則是精系讀 **tc-**，韻母為齊齒呼 **-i**；知章系讀舌尖塞擦音 **ts-**，韻母為開口呼 **-ɿ**。附帶一提，莊系聲母「蝨」都讀 **s-**，但韻母主要元音都是中元音 **ɤ**、**ə**、**e** 等，這顯示莊系的演變確與精知章系不同。雙峰「蝨」**sia2** 屬於白話音，顯示臻攝三等入聲一種低元音的表現，與深攝三等入聲平行。另外，辰溪的「蝨」**ʂɿ1** 與章系「食」**ʂɿ5** 聲韻均同，我們推測是由於莊系生母與章系書禪母同屬擦音，因而有相同的演變。新化莊系生母「蝨」讀為 **ɕi1**，與精系表現也是平行的。

歸納起來，根據以上現代湘語的表現，可以推測臻攝開口三等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格局為：「精 ≠ 知章 ≠ 莊」。

3.4 宕攝

現代湘語宕攝陽聲韻與入聲韻的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同源詞例如下表 11 與 12：

表 11. 現代湘語的宕攝陽聲韻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將	槍	牆	張	章	唱	莊
長沙	teian1	tehian1	teian2	tsan1	tsan1	tshan5	teyan1
益陽	teið1	tehið1	lið2	tsð1	tsð1	tshð1	tsð1
湘潭	tsian1	tshian1	dzian2	tʂon1	tʂon1	tʂon1	tsɔn1
湘鄉	teiaŋ1	tehiaŋ1	teiaŋ2	taŋ1	taŋ1	thaŋ5	tsaŋ1
婁底	tsioŋ1	tshioŋ1	dzioŋ2	teioŋ1	teioŋ1	tehiaŋ5	tsɔŋ1
邵陽	teiã1	tehiã1	dziã2	tsã1	tsã1	tshã6	tsuã1
雙峰	teioŋ1	tehiŋ1	dzioŋ2	tɔŋ1	tɔŋ1	thɔŋ5	tsɔŋ1
新化	teið1	tehið1	dzið2	teyð1	teyð1	tehyð5	tsð1
漣源	teioŋ1	tehioŋ1	teioŋ2	ʈoŋ1	ʈoŋ1	ʈhoŋ5	tsɔŋ1
武岡	teiẽ1	tehiẽ1	dziẽ2	teiẽ1	teiẽ1	tehiẽ5	tsaŋ1
衡陽	teian1	tehian1	teian2	teian1	teian1	tehian5	tsuan1
衡山	teið1	tehið1	tehið2	tð1	tð1	thð5	tsð1
溆浦	teiã1	tehiã1	dziã2	tsã1	tsã1	tshã5	tsã1
辰溪	teiauu1	tehiauu3	dziauu2	tsau1	tsau1	tshau5	tsau1

表 12. 現代湘語的宕攝入聲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爵	鵲	嚼	著	酌	綽
長沙		tehio7	teio7	tso7		tsho7
益陽	teio7	tehio7	teio7	tso7	tso7	tsho7
湘潭	tsio7	tshio7	tshio7	tʂho7 聲！	tʂo7	
湘鄉		tehio7		tso7	tso7	tso7 聲！
婁底	tsio2	tshio5	tshio5	teio2	teio2	
邵陽	teio7	tehio7	tehio6	tso7	tso7	tsho7
雙峰		tehiu5	tehiu5	tu2		thu2
新化	teiə7	tehiə5	tehiə5	teyo1/7	teyo7	
漣源	teio5	tehio5	tehio5	ʈo5	ʈo5	tsho5
武岡	teio6	tshiau5	teio6	teio6		tso1 聲！
衡陽	teio7	tehio7	teio2	teio7	teio7	tehio7
衡山		tehio7	tehio3	to7		
溆浦	tehiu2	tehiu2	tehiu5	tsu2	tsu2	tsu2 聲！
辰溪	teye2	tehio2	teiau6	tso2	tso2	tsho5

根據上表可知：

第一、在宕攝開口三等陽聲韻方面，以上八種現代湘語方言有三種類型：

甲型是「精」、「知章」、「莊」三分，包括：長沙、婁底、雙峰、衡山。

乙型是「精」、「知章莊」兩分，包括：益陽、溆浦、辰溪。

丙型是「精知章」、「莊」兩分，也就是衡陽。

其中甲型可以演變為乙型或丙型，但乙型或丙型都無法演變為甲型，可見在時間次序上，甲型是湘語中較為存古的類型，乙型和丙型都是後起的演變。

第二、在宕攝開口三等入聲韻方面，由於莊系沒有常用字，我們主要觀察精、知、章三系的關係。八種現代湘語方言中，除了衡陽精知章合併為一類外，其他七種湘語方言都屬於「精」、「知章」兩分的類型。

歸納起來，根據以上現代湘語的表現，可以推測宕攝開口三等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格局為：「精 ≠ 知章 ≠ 莊」。

3.5 曾攝

現代湘語曾攝入聲韻的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同源詞例如下表 13：⁵

表 13. 現代湘語的曾攝入聲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即	直	織	職	食	側	測
長沙	tɕi7	tsɿ7	tsɿ7	tsɿ7	sɿ7	tsɿ7	tshɿ7
益陽	tɕi7	tshɿ7	tsɿ7	tsɿ7	sɿ7	tsə7	tsə7B
湘潭	tsi7	tɕhɿ5	tɕɿ7	tɕɿ7	ɕɿ7	tsæ7	tshæ6
湘鄉	tɕi7	tɕhɿ5	tɕɿ7	tɕɿ7	ɕɿ5		
婁底	tsi2	tɕhi5	tɕi2	tɕi5	ɕi5	tse2	tshe2
邵陽	tɕi7	tshɿ5	tsɿ7	tsɿ7	sɿ7	tse7	tshe7
雙峰	tɕi2	tɕhɿ5	tɕɿ2	tɕɿ2	ɕɿ5	tse2/tsia2	tshe2
新化	tɕi7	tɕhɿ5	tɕɿ1	tɕɿ7	ɕɿ5/7		
漣源	tsi7	tɕhi5	tɕi7	tsɿ5	ɕi5	tse7	tshe5
武岡	tɕi6	dzi6	tɕi6	tɕi6	ɕi6	tshɿ6	tshɿ6
衡陽	tɕi7	tɕi2	tɕi7	tɕi7	ɕi2	tshe7 聲!	tshe7
衡山	tɕi7	tɕhi3	tɕi7	tɕi7		tsæ7	tsæ7 聲!
溆浦	tɕi2	tɕhɿ5	tɕɿ1	tɕɿ1	ɕɿ5	tshe2 聲!	tshe2
辰溪	tɕi2	tɕhɿ2	tɕɿ2	tɕɿ2	ɕɿ5	tshe2	tshe2

⁵ 曾攝開口三等陽聲韻沒有精、莊系字，因此本節只觀察入聲韻。

根據上表可知，除了衡陽、衡山兩個湘語方言屬於「精知章」、「莊」兩分之外，其他六種湘語方言都屬於「精」、「知章」、「莊」三分的類型。曾攝莊系主要讀為舌尖塞擦音 $ts-$ ，並且主要元音都不高。雙峰莊系莊母「側」讀為 $tsia_2$ ，屬於白話音。歸納起來，根據以上現代湘語的表現，可以推測曾攝開口入聲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格局為：「精 $\neq$ 知章 $\neq$ 莊」。

4. 現代湘語精知章莊聲母在合口韻的表現

4.1 遇攝

現代湘語遇攝三等魚虞兩韻的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同源詞例如下表 14–17：⁶

表 14. 現代湘語的遇攝三等精系字同源詞

精系	魚			虞		
	蛆	徐	絮	趨	聚	鬚
長沙	tehi1	ei2	ei5	tehi1	tei6	ei1
益陽	tehi1	li2	ei2	tehi1	li5	ei1
湘潭	tshi1	dzi2	si5	tshi1	dzi6	si1
湘鄉	tehy1	ey2		tehy1		ey1
婁底	tshy1	dzy2	ey5	tshy1	dzy6	sy1
邵陽	tehy1	dzy2	ey5	tehy1	dzy6	ey1
雙峰	tehy1	dzy2	ey5	tehy1	dzy6	ey1
新化	tehiəu1	zy2 韻!	eiəu5	tehiəu1	dzhiəu5	eiəu1
漣源	tehy1	tey2	ey5	tehy1	tey6	ey1
武岡	tehy1	dzy2	ey5	tehy1	dzy6	ey1
衡陽	tehy1	tey2	ey5	tehy1	tey6	ey1
衡山	tehi1	ei2	ei5	tehi1	tei6	
溆浦	tehy1	ey2	ey5	tehy5 趣	tey6	ey1
辰溪	tehy1	ey2	ey5	tehy1	tey6	ey1

表 15. 現代湘語的遇攝三等知系字同源詞

知系	魚			虞		
	豬	除	苧	誅	廚	柱
長沙	tey1	tey2	tey5	tey1	tey2	tey6
益陽	tey1	tey2	tey5	tey1	tey2	tey5
湘潭	tey1	dzy2	dzy6	tey1	dzy2	dzy6

6 本節魚虞兩韻精知章莊的例字，轉錄自我們 (吳瑞文 2023b) 的另一篇論文而有所增加。

表 15. 現代湘語的遇攝三等知系字同源詞（續）

知系	魚			虞		
	豬	除	苧	誅	廚	柱
湘鄉	ty1	ty2	ty6	ty1	ty2	ty3 調！
婁底	tey1	dzy2	dzy6	tey1	dzy2	dzy6
邵陽	tey1	dzy2	dzy6	tey1	dzy2	dzy6
雙峰	ty1	dy2	dy6	ty1	dy2	dy6
新化	tey1	dzhy2		tey1	dzhy2	dzhy3
漣源	ty1	ty2	ty6	ty1	ty2	ty6
武岡	tey1	dzy2		tey1	dzy2	dzy6
衡陽	tey1	tey2	tey6	tey1	tey2	tey6
衡山	tey1	tehy2	tey6	tey1		tey6
溆浦	tɕɿ1	dɕɿ2		tɕɿ1	dɕɿ5 調！	tɕɿ6
辰溪	tsu1	dzu5 調！	tsu6	tsu1	dzu5 調！	tsu6

表 16. 現代湘語的遇攝三等章系字同源詞

章系	魚			虞		
	煮	儲署魚切	書	主	珠	樹
長沙	tey3	ɕy2	ɕy1	tey3	tey1	ɕy6
益陽	tey3	tey2	ɕy1	tey3	tey1	tey5
湘潭	tey3	ɕy6 薯	ɕy1	tey3	tey1	ɕy6
湘鄉	ty3		ɕy1	ty3	ty1	ɕy6
婁底	tey3	zy2	ɕy1	tey3	tey1	zy6
邵陽	tey3	dzy2	ɕy1	tey3	tey1	zy6
雙峰	ty3	dy2	ɕy1	ty3	ty1	zy6
新化	tey3	zy2	ɕy3	tey3	tey1	zy6
漣源	ty3		ɕy1	ty3	ty1	ɕy6
武岡	tey3	zy2	ɕy1	tey3	tey1	zy6
衡陽	tey3	ɕy2	ɕy1	tey3	tey1	ɕy6
衡山	tey3	tehy2	ɕy1	tey3	tey1	ɕy6
溆浦	tɕɿ3	ɕɿ2	ɕɿ1	tɕɿ3	tɕɿ1	ɕɿ6
辰溪	tsu3		su1	tsu3	tsu1	su6

表 17. 現代湘語的遇攝三等莊系字同源詞

莊系	魚				虞	
	初	鋤	助	梳	數	數
長沙	tshəu1	tsəu2	tshəu5	səu1	sə3	səu5
益陽	tshəu1	ləu2	ləu7	səu1	səu3	səu2
湘潭	tshəu1	dzəu2	dzəu6	səu1	səu3	səu5
湘鄉	tshəu1	tsəu2	tsəu6	səu1	səu3	səu5
婁底	tshu1	dzu2	dzu6	su1	su3	su5
邵陽	tshu1	dzu2	dzu6	su1	su3	su5
雙峰	tshəu1	dzəu2	dzəu6	səu1	səu3	səu5
新化	tshəu1	dzəu2	dzəu5	səu1	səu3	səu5
漣源	tshəu1	tsəu2	tsəu6	səu1	səu3	səu5
武岡	tshu1	dzu2	dzu6	su1	su3	su5
衡陽	tshu1	tsu2	tsu6	su1	su3	su5
衡山	tshəu1	tshəu2	tsəu6	səu1	səu3	səu5
溆浦	tshɿu1	dzɿu2	tsɿu6	sɿu1	sɿu3	sɿu5
辰溪	tshəu1	dzəu2		səu1	səu3	səu5

根據上表可知：

第一、精系聲母有顎化 $tɕ-$ 和不顎化 $ts-$ 的表現，韻母為齊齒呼 $-i$ 或撮口呼 $-y$ ；知章系有 $tɕ-$ 、 $t-$ 、 $tɕ-$ 、 $ts-$ 等表現，韻母有撮口呼 $-y$ 、合口呼 $-u$ 和舌尖後高元音 $-ɿ$ 。莊系都讀為 $ts-$ ，韻母主要是開口呼或合口呼 $-u$ 。

第二、從類型上看，除了衡陽屬於「精知章」、「莊」兩分的類型之外，其他七種湘語方言都屬於「精」、「知章」、「莊」三分的類型。

歸納起來，根據以上現代湘語的表現，可以推測遇攝魚虞兩韻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格局為：「精 ≠ 知章 ≠ 莊」。

4.2 止攝

現代湘語止攝合口三等韻的精、知、章三系聲母的同源詞例如下（表 18）：⁷

表 18. 現代湘語的止攝合口三等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嘴	醉	翠	追	槌	錐	吹
長沙	tsei3	tsei5	tshei5	teyei1	teyei2	teyei1	tehyei1
益陽	tɕi3	tɕi2	tshei2	teyei1	tey2	teyei1	tehy1
湘潭	tsəi3	tsəi5	tshəi5	teyɔi1	dzyɔi2	teyɔi1	tehyɔi1

⁷ 止攝合口三等莊系初母「揣」非口語常用字，茲不另列擦音生母衰、帥。

表 18. 現代湘語的止攝合口三等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續）

	嘴	醉	翠	追	槌	錐	吹
湘鄉	tey3	tsuei5	tshuei5	tuei1	thuei2	tuei1	thuei1 ⁸
婁底	tsy3	tsy5	tshy5	tsui1	dzy2		tehy1
邵陽	tsuei3	tsuei5	tshuei6	tsuei1	dzuei2		tshuei1
雙峰	tey3	tey5	tehy5	tuī1	dy2	tuī1	thy1
新化	teiəu3	tsɿ5	tshɿ5	tsɿ1	dzhy2	tsɿ1	tshɿ1 tehy1
漣源	tey3 tsui3	tey5 tsui5	tshui5	kui1	ty2 kui2	tsui1	thy1 khui1
武岡	tsei3	tsei5	tshei5	tsei1	dzy2B dzei2W	tsei1	tehy1 tshei1
衡陽	tey3	tsui5	tshui5	tsui1	tsui2	tsui1	tehy1
衡山	tei3	tei5	tshei5	tsei1	tehy2	tsei1	tehy1
溆浦	tey3	tey5	tshuei5	tsuei1	dʒɿ2 dzuei2	tsuei1	tʂhy1 tshuei1
辰溪	tey3	tey5	tshuei5	tsuei1	dzu5	tsuei1	tehy1

根據上表可知：

第一、邵陽現象最為單純，精知章三系聲母全混為 ts-，韻母都是 -uei。

第二、現象略為複雜的是長沙、湘潭和湘鄉。長沙精系聲母讀 ts-，韻母為開口呼 -ei；知章系聲母讀 tɕ-，韻母為撮口呼 -yei。湘潭的情況類似長沙，只是韻母精系讀 -ai，知章系讀 -yai。湘鄉則是精系有 tey、tsuei 兩讀，知章系則只有 tuei 一讀。我們推測湘鄉「嘴」tey3 是一種口語音，uei 韻母為外來讀音。知章系的 t- 聲母來自早期的某種特殊聲母，可能是 *tɕ- 或者 *tɕ-。參考止攝開口韻的表現，我們推測來自 *tɕ-，韻母可能是 *-yei，它經歷的變化是：

追錐 *tɕeyi > tyei > tuei

聲母由原先的顎化塞擦音演變為舌尖塞音，這是一種「去顎化」。

第三、除了邵陽、長沙、湘潭、湘鄉之外，不少現代湘語的止攝合口字有明顯的文白異讀現象。分別說明如下：

(1) 益陽精系有 tɕi、tshei 兩種讀音，前者為白話，後者為文讀。知章系有 tey、tɕeyi 兩種讀音，前者為白話，後者為文讀。由此可知，益陽方言白話音和文讀音都是精與知章有別：白話音是 tɕi：tey，區別在韻母；文讀音是 tshei：tɕeyi，聲母和韻母都有區別。

8 語料原作 tɕhuei1，然而湘鄉顎化聲母並不與合口呼韻母結合，此處或係排版訛誤。這裡參考湖南省公安廳《湖南漢語方言字匯》編纂組(1993)所載「吹」字讀音作 thuei1。

(2) 婁底精系只有 *tsy* 一種讀音。知章系則有 *tchy*、*tsui* 兩種讀音，前者為白話讀，後者為文讀。我們推測，婁底精系的 *tsy* 可能身兼白話和文讀兩種性質。由此可知，婁底方言白話和文讀音都是精與知章有別：白話音是 *tsy*：*tey*，聲母和韻母都有區別；文讀音是 *tsy*：*tsui*，區別在韻母。

(3) 雙峰精系只有 *tey* 一種讀音。知章系則有 *thy*、*tuĩ* 兩種讀音，前者為白話讀，後者為文讀。同樣的，雙峰精系的 *tey* 也是身兼白話和文讀兩種性質。由此可知，雙峰方言白話和文讀音也都是精與知章有別：白話音是 *tey*：*ty*，聲母和韻母都有區別；文讀音是 *tey*：*tuĩ*，聲母和韻母均有區別。

(4) 新化精系有 *teiəu*、*tsɿ* 兩種讀音；知章系有 *tchy*、*tshɿ*（吹）兩種讀音。這個現象顯示新化精、知章存在文白兩層。我們推測精知章同讀為 *ts-*，韻母為開口呼 *-ɿ* 的是晚近的文讀層。精系讀 *teiəu*、知章系讀 *tchy* 者，則屬於較早的白話層。

(5) 武岡精系只有 *tsei* 一種讀音，知章系則有 *tchy*、*tshei*（吹）兩種讀音。這個現象顯示武岡早先也有兩個層次：精知章同讀為 *ts-*，韻母為開口呼 *-ei* 的是晚近的文讀層。知章系讀 *tey* 者屬於較早的白話層。精系的白話層可能已經被文讀層所取代。

(6) 衡陽精系有 *tey*、*tsui* 兩種讀音，前者為白話，後者為文讀。知章系有 *tchy*、*tsui* 兩種讀音，前者為白話，後者為文讀。由此可知，衡陽止攝合口白話音精知章全混，讀為 *tey*；文讀音也是全混，讀為 *tsui*。

(7) 衡山精系有 *tei*、*tshei* 兩種讀音，前者為白話，後者為文讀。知章系有 *tchy*、*tsei* 兩種讀音，前者為白話，後者為文讀。由此可知，衡山方言只有白話可以區別精與知章，區別是 *tei*：*tey*。文讀音則是精與知章不分，一律讀為 *tsei*。

(8) 溆浦精系有 *tey*、*tshuei* 兩種讀音，前者為白話，後者為文讀。知章系有 *tɕhy*、*tshuei* 兩種讀音，前者為白話，後者為文讀。由此可知，溆浦方言也是白話可以區別精與知章，區別是 *tey*：*tɕhy*。文讀音則是精與知章不分，一律讀為 *tsuei*。

(9) 辰溪精系有 *tey*、*tshuei* 兩種讀音，前者為白話，後者為文讀。知章系有 *tey*、*tshuei* 兩種讀音，前者為白話，後者為文讀。由此可知，辰溪止攝合口白話音精知章全混，讀為 *tey*；文讀音也是全混，讀為 *tsuei*。附帶一提，槌讀為 *dzu2*，我們推測是早先的白話音 *dzy2* 受文讀音 *dzuei2* 影響後產生的零星變體。

第四、漣源的現象最為複雜，需要個別討論。漣源精系有兩種讀音：*tey*、*tsui*；知章系也有兩種讀音：*thy*、*khui*（吹）。我們推測，韻母讀為 *-y* 的為一層，性質上是白話；讀為 *ui* 的為另一層，性質上是文讀。這兩個音韻層次的聲母演變方向不同。在白話音方面：

R1	* <i>tey</i> > <i>ty</i>	知章系白話層	顎化音捲舌塞音化
R2	* <i>tsy</i> > <i>tey</i>	精系白話層	舌尖塞擦音顎化

從音韻史來看，漣源方言發生了兩項變化。第一項變化是 R1 的顎化音捲舌塞音化，也就是原先的顎化塞擦音聲母 (*tɕ-、*tɕh-) 「去顎化」而轉變為捲舌塞音 (t-、tʰ-)。第二項變化是 R2 舌尖塞擦音的顎化：ts- > tɕ-，引發演變的條件是前高圓唇元音 y。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兩項變化有內在的邏輯次序：R1 必然先於 R2。倘若 R2 早於 R1，則漣源方言中應當只剩下 ty、tʰy 而不再有 tɕy、tɕhy，這顯然不合乎語言事實。

至於文讀音方面：

R3	*tɕui > kui	知章系文讀層	聲母舌根音化
R4	*tsui > tsui	精系文讀層	聲母不變

文讀音方面發生變化的是知章系聲母。漣源方言的知章系聲母今讀為舌根塞音 k-、kh-，我們推測它的前身是捲舌音 *tɕ-、*tɕh-，韻母則是 -ui。也就是說，驅使捲舌音聲母演變為 k-、kh- 的語音條件是後高原唇元音 [u]，這是一種聲母上的「去捲舌化」。應該留意到，我們不能主張漣源這個層次早期精知章聲母都讀為 *ts-、*tsh-，否則我們將難以理解何以某些同源詞（追吹）要讀為 k-、kh-，某些（嘴翠）卻保留為 ts-、tsh-。⁹

整體來看，現代湘語止攝合口三等精知章系的分混，不同方言固然有不同的體現，即使在同一個方言中，文白異讀也存在類型差異，具體歸納如下表 19 與 20：

表 19. 十四種湘語次方言的止攝合口三等精知章分混的文白對比 (1)

	長沙	益陽	湘潭	湘鄉	婁底	邵陽	雙峰
文讀	分	分	分	分	分	混	分
白話	—	分	—	分	分	—	分

表 20. 十四種湘語次方言的止攝合口三等精知章分混的文白對比 (2)

	新化	漣源	武岡	衡陽	衡山	瀏浦	辰溪
文讀	分	分	—	分	混	混	混
白話	分	分	分	混	分	分	分

最值得留意的是衡陽，止攝合口精知章三類在白話音混讀，但文讀音卻是精與知章兩分。這個現象顯示衡陽方言在白話音聲母上的一項創新，其他湘語方言白話層則仍保存止攝合口精與知章的區別。

9 觀察漣源方言知章系讀 t-、tʰ- 和 k-、kh- 的今讀樣態，可以大致發現一個趨向，那就是讀為 t-、tʰ- 的都與前元音 [i]、[y] 關係密切；讀為 k-、kh- 則與後元音 [u] 關係密切。由此我們推測，漣源方言的非舌尖塞擦音 (*tɕ- 類、*tɕh- 類) 具有兩種音變的方向：「捲舌塞音化」和「舌根塞音化」。「舌尖塞音化」發生在早先的顎化音 (*tɕ- 類)，而「舌根塞音化」發生在早先的捲舌音 (*tɕ- 類)。這兩項變化的共性是把塞擦音變為塞音。這個推測是否能夠成立，還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4.3 流攝

現代湘語流攝三等韻的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同源詞例如下表 21 與 22：

表 21. 現代湘語的流攝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1)

	秋	酒	就	抽	晝	綢	丑
長沙	tɕhiəu1	tɕiəu3	tɕiəu6	tshəu1	tsəu5	tsəu2	tshəu3
益陽	tɕhiəu1	tɕiəu3	liəu5	tshəu1	tsəu7	ləu2	tshəu3
湘潭	tshiəu1	tsiəu3	dziəu6	tʂhəu1	tʂəu5	dzəu2	tʂhəu3
湘鄉	tɕhiəu1	tɕiəu3	tɕiəu6	thiəu1	tiəu5	tiəu2	thiəu3
婁底	tshio1	tsio3	dzio6	tɕhio1	teio5	dzio2	tɕhio3
邵陽	tɕhiəu1	tɕiəu3	dziəu6	tshəu1	tsəu5	dzəu2	tshəu3
雙峰	tɕhiu1	tɕiu3	dziu6	tɕhiu1	teiu5	dziu2	tɕhiu3
新化	tɕhiəu1	tɕiəu3	dzhie1	tɕhiəu1	teie5	dzhie2	tɕhiəu3
漣源	tɕhia1	tɕia3	tɕia6	tʰa1	tʰa5	tʰa2	tʰa3
武岡	tɕhiou1	tɕiou3	dziou6	tɕhiou1	teiou5	dziou2	tɕhiou3
衡陽	tɕhiu1	tɕiu3	tɕiu6	tɕhiu1	teiu5	teiu2	tɕhiu3
衡山	tɕhiæ1	tɕiæ3	tɕiæ6	tʰæ1	tʰæ5	tʰæ2	tʰæ3
溆浦	tɕhiɿ1	tɕiɿ3	tɕiɿ6	tshɿ1	tsɿ5	dzɿ2	tshɿ3
辰溪	tɕhiəu1	tɕiəu3	tɕiəu6	tshəu1	tsəu5	dzəu2	tshəu3

表 22. 現代湘語的流攝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2)

	周	帚	咒	臭	鄒	皺	愁
長沙	tsəu1	tsəu3	tsəu5	tshəu5	tsəu1	tsəu5	tsəu2
益陽	tsəu1	tsəu3	tsəu2	tshəu2	tsau1	tsau2	ləu2
湘潭	tʂəu1	tʂəu3	tʂəu5	tʂhəu5	tsəu1	tsəu5	dzəu2
湘鄉	tiəu1		tiəu5	thiəu5	tsei1	tsei5	tshei2
婁底	teio1	teio3	teio5	tɕhio3	tsiɿ1	tsiɿ5	dziɿ2
邵陽	tsəu1	tsəu3	tsəu5	tshəu5	tsəu1	tsəu5	dzəu2
雙峰	tiu1	teio3	teio5	tɕhio5	tse1	tse5	dze2
			tio5	thio5			
新化	tɕiəu1	tɕiəu3	tɕiəu5	tɕhiəu5	teie1	teie7	dzhie2
漣源	tʰa1	tʰa3	tʰa5	tʰhəu5	teie1	teie5	teie2
武岡	tɕiou1	tɕiou3	tɕiou5	tɕhiou5	tsai1	tsai5	dzai2
衡陽	tɕiu1	tɕiu3	tɕiu5	tɕhiu5	tsəu1	tsəu5	tsəu2
衡山	tʰæ1	tʰæ3	tʰæ5	tʰhəu5	teie1	teie5	tɕhie2
溆浦	tsɿ1	tsɿ3	tsɿ5	tshɿ5	tsɿ1		dzɿ2
辰溪	tsəu1	tsu3 韻！	tsəu3	tshəu5	tsəu1	tsəu5	tsəu2

根據上表可知，就流攝三等而言，以上八種現代湘語方言有三種類型：

甲型是「精」、「知章」、「莊」三分，包括：婁底、雙峰、衡山。

乙型是「精」、「知章莊」兩分，包括：長沙、益陽、溆浦、辰溪。

丙型是「精知章」、「莊」兩分，也就是衡陽。

與之前觀察的宕攝三等相同，甲型可以演變為乙型或丙型，但乙型或丙型都無法演變為甲型，可見在時間次序上，甲型是湘語中較為存古的類型，乙型和丙型都是後起的演變。

歸納起來，根據以上現代湘語的表現，可以推測流攝三等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格局為：「精 ≠ 知章 ≠ 莊」。

4.4 臻攝

現代湘語臻攝合口三等的精、知、章三系聲母的同源詞例如下表 23：

表 23. 現代湘語的臻攝合口三等精、知、章系字同源詞

	遵	俊	椿	準	春
長沙	tsən1	tsən5	təhyn1	teyn3	tehyn1
益陽	tsən1	tsən7	təhyn1	teyn3	tehyn1
湘潭	tsən1	tsən5	təhyn1	teyn3	tehyn1
湘鄉	tsuen1	tsuen5	thuen1	tuen3	thuen1
婁底	tsun1	tsun5	thun1	teyn3	thun1
邵陽	tsən1	tsən5	təhyn1	teyn3	tehyn1
雙峰	tsuan1	tsuan5	thuan1	tuan3	thuan1
新化	tsən1	tsən5	təhyn1	teyn3	tehyn1
漣源	tsuən1	tsuən5	khuən1	kuən3	khuən1
武岡	tsən1	tsən5	təhyn1	teyn3	tehyn1
衡陽	tsuən1	tsuən5	təhyn1	teyn3	tehyn1
衡山	tseŋ1		thueŋ1	tueŋ3	thueŋ1
溆浦	tsuǎ1	tsuǎ5	tshuǎ1	tsuǎ3	tshuǎ1
辰溪	tsuei1	teyei5	tshuei1	tsuei3	tshuei1

根據上表可知，就臻攝合口三等而言，以上八種現代湘語方言有兩種類型：

甲型：「精」、「知章」兩分：長沙、益陽、婁底、雙峰、衡陽、衡山、辰溪。

乙型：「精知章」全混：溆浦。

甲型是早期湘語的情況，乙型是後起歸併的結果。由此可知，臻攝合口三等精知章三系聲母的格局為：「精≠知章」。

4.5 通攝

現代湘語通攝三等的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同源詞例如下表 24–26：¹⁰

表 24. 現代湘語的通攝舒聲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1)

	蹤	縱	從	中	寵	蟲	重
長沙	tsən1	tsən5	tsən2	tsən1	tshən3	tsən2	tsən2/6
益陽	tsən1	tsən7	lən2	tsən1	tsən3	lən2	lən2/5
湘潭		tsən5	dzən2	tɕən1	tɕhən3	dzən2	dzən2/6
湘鄉	tsen1	tsen5	tsen2	ten1	len3 聲!	ten2	ten2/6
婁底	tsɿŋ1	tsɿŋ5	dzɿŋ2	tɿŋ1	thɿŋ3	dɿŋ2	dzɿŋ2/6
				teɿŋ1		dzɿŋ2	
邵陽	tsuŋ5	tsuŋ5	dzuŋ2	tsuŋ1	tshuŋ3	dzuŋ2	dzuŋ2/6
雙峰	tsan1	tsan5	dzan2	tan1	than3	dan2	dan2/6
新化	tsən1	tsən5	dzhən2	tən1	tehn3	dzhyn7	dzhyn2/3
				teyn1			
漣源	tsaŋ1	tsaŋ5	tsaŋ2	taŋ1	thaŋ3	taŋ2	taŋ2/6
	tsuŋ1	tsuŋ5	dzuŋ2	tsuŋ1	tshuŋ3	dzuŋ2	dzuŋ2/6
衡陽	tsəŋ1	tsəŋ5	tsəŋ2	tsəŋ1	tshəŋ3	tsəŋ2	tsəŋ2/6
衡山	tseŋ1	tseŋ5	tshen2	tuen1	thuen3	thuen2	thuen2
						tuen6	tuen6
溆浦	tsʌŋ1	tsʌŋ5	dzʌŋ2	tsʌŋ1	tshʌŋ3	dzʌŋ2	dzʌŋ2
							tsʌŋ6
辰溪	tsəw1	tsəw5	dzəw2	tsəw1	tshəw3	dzəw5	dzəw2
							tsəw6

表 25. 現代湘語的通攝舒聲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2)

	終	充	鐘	腫	種	銃	崇
長沙	tsən1	tshən1	tsən1	tsən3	tsən3/2	tshən5	tsən2
益陽	tsən1	tsən1	tsən1	tsən3	tsən3/2	tshən2	lən2
湘潭	tɕən1	tɕhən1	tɕən1	tɕən3	tɕən3/5	tɕhən5	tsən1 調!
湘鄉	ten1	then1	ten1	ten3	ten3/5		tsen2

¹⁰ 通攝三等有東三、鍾兩個重韻，但它們在現代湘語中看不出區別，我們視為一類。通攝入聲沒有莊系塞擦音字，因此入聲只觀察精知章三系聲母。

表 25. 現代湘語的通攝舒聲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2) (續)

	終	充	鐘	腫	種	銃	崇
婁底	teivŋ1	tehiŋ1	teivŋ1	teivŋ3	teivŋ3/5	tehiŋ5	dzvŋ2
邵陽	tsuŋ1	tshuŋ1	tsuŋ1	tsuŋ3	tsuŋ3	tshuŋ5	dzuŋ2
雙峰	tan1	than1	tan1	tan3	tan3/5	than5	dzan2
新化	tɛyn1	tɛhyn1	tɛyn1	tɛyn3	tɛyn3/5	tɛhyn5	dzhən2
漣源	ʈaŋ1	ʈhaŋ1	ʈaŋ1	ʈaŋ3	ʈaŋ3	ʈhaŋ5	tsaŋ2
武岡	tsuŋ1	tshuŋ1	tsuŋ1	tsuŋ3	tsuŋ3/5		dzuŋ2
衡陽	tsəŋ1	tshəŋ1	tsəŋ1	tsəŋ3	tsəŋ3/5	tshəŋ5	tsəŋ2
衡山	tueŋ1	thueŋ1	tueŋ1	tueŋ3	tueŋ3/5	thueŋ5	tshen2
溆浦	tsaŋ1	tshaŋ1	tsaŋ1	tsaŋ3	tsaŋ3/5	tshaŋ5	saŋ2
辰溪		tshəw1	tsəw1	tsəw3	tsəw3/5	tshəw5	tshəw2

表 26. 現代湘語的通攝入聲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足	促	竹	畜	祝	燭	觸
長沙	tsəu7	tshəu7	tsəu7	tshəu7	tsəu7	tsəu7	tshəu7
益陽	tsəu7	tshəu7	tsəu7	tsəu7	tsəu7	tsəu7	tshəu7
湘潭	tsəu7	tshəu7	tɕəu7	tɕhəu7	tɕəu7	tɕəu7	tɕhəu7
湘鄉	tsəu7	tshəu7	tiəu7	thiəu7	tiəu7	tiəu7	thiəu7
婁底	tsɿu2	tshɿu2	teio2	tɛhio2	teio2	teio2	tɛhio2
邵陽	tsu7	tshu7	tsu7	tshu7	tsu7	tsu7	tshu7
雙峰	tsəu2	tshəu2	tio2	tɛhio2	tɛhio2	tio2	tɛhio2
新化	tsəu7	tshəu7	teio1/7	tɛhio7	teio7	teio7	teio7
漣源	tsau7	tshau5	ʈau7	ʈhau7	ʈau5	ʈau7	ʈhau5
武岡	tsu6	tshu6	teiou6B tsu6W	tshu6	tsu6	tsu6	tshu6
衡陽	tsu7	tshu7	teiu7	tshu7	teiu7	tsu7	tshu7
衡山	tsəu7	tshəu7	təu7	thəu7	təu7	təu7	thəu7
溆浦	tsɿu2	tshɿu2	tsɿu2	tshɿu2	tsɿu2	tsɿu2	tshɿu2
辰溪	tsəu2	tshəu2	tsəu2	tshəu2		tsəu2	tshəu2

根據上表可知：

第一、在通攝三等陽聲韻方面，以上八種現代湘語方言有兩種類型：

甲型：「精莊」、「知章」兩分：婁底、雙峰、衡山。

乙型：「精知章莊」全混：長沙、益陽、衡陽、溆浦、辰溪。

不論具體聲母讀音為何，從歷史演變的觀點來看，甲型可以演變為乙型，然而乙型無法演變為甲型。由此可知，甲型是湘語的早期樣態。

第二、在通攝三等入聲韻方面，也有與陽聲韻大致平行的兩種類型：

甲型：「精」、「知章」兩分：婁底、雙峰、衡山。

乙型：「精知章」全混：長沙、益陽、衡陽、溆浦、辰溪。

兩分的甲型是湘語的早期樣態，全混的乙型則是合併之後的結果。

5. 現代湘語精知章莊聲母的分合及早期音值擬測

根據以上四、五兩節我們對現代湘語三等開合口諸韻的觀察，中古諸攝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分合情況可以歸結為下列的表 27：

表 27. 現代湘語精知章莊聲母分合總表

	舒聲	促聲	備註
止開	精 ≠ 知章 ≠ 莊	—	
深開	精 ≠ 知章 ≠ 莊	精 ≠ 知章 ≠ 莊	舒聲知章有讀 t-、t'- 者
臻開	精 ≠ 知章 ≠ 莊	精 ≠ 知章	舒聲知章有讀 t-、t'- 者
宕開	精 ≠ 知章 ≠ 莊	精 ≠ 知章	舒促知章有讀 t-、t'- 者
曾開	—	精 ≠ 知章 ≠ 莊	知章有讀 tʂ- 者
遇合	精 ≠ 知章 ≠ 莊	—	知章有讀 t-、t'-、tʂ- 者
止合	精 ≠ 知章 ≠ 莊	—	知章有讀 t-、t'-、tʂ- 者
			知章有讀 k- 者
流合	精 ≠ 知章 ≠ 莊	—	知章有讀 t-、t'-、t'- 者
臻合	精 ≠ 知章	—	知章有讀 t-、t'- 者
			知章系有讀 k- 者
通合	精莊 ≠ 知章	精 ≠ 知章	知章有讀 t-、t'-、t'- 者

根據上表可以得到若干觀察：

第一、從中古聲母的框架來看，現代湘語的基本格局是「精 ≠ 知章 ≠ 莊」，也就是三分，只有通攝是「精莊 ≠ 知章」兩分，我們推測這與早期通攝主要元音的語音性質有關。整體而言，知章兩系聲母在早期湘語中歸為一類，是無庸置疑的。

第二、不論開口韻或合口韻，知章系聲母的舒聲韻有演變為舌面塞音 t- 甚至舌尖塞音 t'- 的傾向。只有在止攝三等合口若干方言演變為捲舌音 tʂ-。相對地，開口促聲韻的知章系聲母並不演變為塞音，而往往讀塞擦音，這顯示同攝舒促韻母在演變上並不平行。

從現代湘語的比較結果可知，中古階段舌上音（知系）、齒頭音（精系）和正齒音（莊系、章系）在原始湘語的格局是三分的「精≠知章≠莊」，它們的讀音可以分別擬測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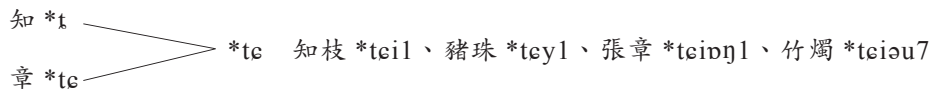
中古聲類	原始湘語聲母擬測
精系	*ts-、*tsh-、*dz-
莊系	*tʂ-、*tʂh-、*dz̥-
知章系	*tɕ-、*tɕh-、*dz̥-

我們所提出的原始湘語塞擦音聲母系統與 Coblin (2011:21) 所提出的共同湘語 (Common Xiāng) 的聲母系統，在具體擬測上稍有不同。Coblin 共同湘語的聲母系統如下：

p	p'	b	m	f	v	ʋ
t	t'	d	n	l		
ts	ts'	dz	s	z		
tʂ	tʂ'	dz̥	ʂ	ʐ		(ɻ)
k	k'	g	ŋ	x	ɣ	
Ø						

上圖中紅框的部分就是本文與 Coblin 在聲母擬測上不同之處。具體差異是本文擬測了成系統的舌面塞擦音 *tɕ-、*tɕh-、*dz̥-，在 Coblin 的聲母系統中，這類讀音都被擬為捲舌音 *tʂ-、*tʂh-、*dz̥-。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章系在中古擬測為 *tɕ-，知系在中古擬測為 *t-，原始湘語的 *tɕ- 類聲母涵括中古知章兩系，顯示以下的變化：



知系受韻母中前高元音或介音的影響，由原本的舌面塞音演變為舌面塞擦音。章系和知系合流，從中古音的角度來看是一項音韻創新。知系與章系合流後今讀音仍舊是 tɕ-，並可以證成既有的中古音擬測，這是音值上的存古。

從原始湘語的擬測出發，我們可以進一步考察若干現代湘語次方言的語音變化。湘語湘鄉和雙峰方言的知章系讀 t-，這是原始湘語中的 *tɕ- 類聲母發生「去顎化」(de-palatalization) 後「舌尖塞音化」的結果：

湘鄉、雙峰 *tɕ- > t-

至於衡山方言知章系讀 t-，則是舌面塞擦音的阻塞化 (obstruentization)：

衡山 *tɕ- > t-

應當留意的是，衡山知系讀為 t- 類在音值上固然是一種回頭演變，然而由於 t- 類中已經混入了早期章系 (*tɕ- 類) 同源詞，因此其本質仍然是一種創新。¹¹ 還有前文提到的漣源方言，它也發生了舌面塞擦音的阻塞化：

漣源 *tɕ- > t-

只是漣源演變為捲舌塞音。從演變的機制來看，現代湘語中「阻塞化」這一變化應該與前高元音 [i]、[y] 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6. 關於現代吳湘兩語歷史關係的思考

6.1 湘語與吳語的歷史關係

關於湘語與其他漢語方言的歷史關係，一個早期而富有影響力的看法，乃是由橋本萬太郎（橋本萬太郎原著，余志鴻譯，1985:31）提出：

吳語和湘語曾經明顯地構成同一個方言地區，很可能後來在客家南下時從中間分割開了。

吳、湘構成同一個方言地區的根據，乃是它們都有全清、次清和全濁三向對立的聲母表現。最早把上述假設稱為「吳湘一體」的，則是張光宇 (1999:34)。¹² 受到語言區域連續體這個觀念的影響，陳立中 (2004:22) 根據「具有全濁音聲母」的這項特徵，觀察湘贛邊界地區中的濁音走廊，進而把長江上游的湘語和長江下游的吳語聯繫起來。

關於現代漢語系語言之間的關係以及現代漢語系語言與古代漢語方言的歷史關係，丁邦新 (2008) 曾提出具有啟發性的見解。首先，是把《切韻》音系分成北方的鄴下音系與南方的金陵音系兩大方言來構擬。其次，是從兩大方言的聲韻異同著手，把現代漢語方言分組：一組可能

11 關於衡山的 t-，另一種假設是章系 *tɕ- 向原本的知系 *t- 靠攏；換言之，衡山方言並未經歷過原始湘語 *tɕ- 這個階段。但這一假設會涉及衡山在整個湘語譜系中的位置，我們暫時保留。個別湘語如漣源方言知章系有讀為

12 張光宇 (1999:35) 進一步指出，吳湘一體只是一個簡單的說法，若參考韻母演變的樣態，還可以擴大範圍稱為「吳楚江淮方言連續體」。

從鄴下音系變來，另一組則可能從金陵音系變來。根據丁邦新 (2008:70) 的推測，湘語中的老湘語可能和金陵音系有關，而新湘語則和鄴下音系有關。至於吳語，則是從金陵音系演變而來。底下我們將從聲母分合的觀點，對以上兩種說法提出我們的判斷。

6.2 全濁音帶音與舌齒音分合的分群效力

前此提出吳湘一體的判斷，主要的根據是中古全濁音（並、定、從、邪、崇、船、禪、群、匣諸聲母）今讀為「帶音」(voiced) 這項語音特徵。從歷史語言學的觀點來看，中古全濁聲母保留為獨立的一類，在性質上屬於存古 (retention)，據此將現代吳、湘兩語歸為一類實在不無問題。我們認為，若要從中古聲母來尋求現代漢語歷史分群的條件，則精知章莊四系聲母之間的分合關係，也是相當重要的切入點。

根據中古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分合，上文已指出原始湘語屬「精 ≠ 章知 ≠ 莊」三分的類型。至於吳語中精知章莊的分合，我們不妨參考秋谷裕幸 (2003) 關於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的祖語擬測成果。在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中，有一套顎化聲母 *tɕ-、*tɕh-、*dʒ-、*ʒ-，這套聲母與中古聲母的對應關係如下表 28：¹³

表 28. 原始處衢吳語顎化聲母的中古來源表

原始處衢吳語	中古聲母
*tɕ-	精：姊 *tei3、醉 *teyɛi5、俊 *teyɪŋ5、鯽 *teiẽʔ、接 tɕiəʔ7 章：指 *tɕe3、紙 *tɕiə3、鑄 *teyɔ5、蒸 *tɕiŋ1、針 *tɕẽ1、真 *teyẽ1、終 *tɕiŋ1、隻 *tɕiʔ7、汁 *tɕeʔ7、燭 *tɕiəʔ7、粥 *tɕioʔ7 莊：* 皺 tɕiau5、壯 *tɕið5
*tɕh-	清：菜 *tɕhi5、清 *tɕhiŋ1、（千 *tɕhiɿ1）、（櫛 *tɕhion1）、漆 *tɕhiʔ7、切 *tɕhiəʔ7 昌：吹 *tɕhyi1、車 *tɕhia1、春 *tɕhyiŋ1、川 *tɕhyɿ1 初：闕 *tɕhið3、瘡 *tɕhið1 徹：抽 *tɕheul、（戳 *tɕhiəʔ7）
*dʒ-	船 / 禪：樹 *dʒeu6、舐 *dʒiə4、蛇 *dʒyɛi2、上 *dʒið4 澄：墜 *dʒyi6、錘 *dʒyai2、櫛 *dʒyɛ2、鄭 *dʒiŋ6、重 *dʒið2/4 陳 *dʒyẽ2、椽 *dʒyɿ2、重 *dʒion4、螫 *dʒiʔ8、軸 *dʒioʔ8、（鐺 *dʒiəʔ8） ¹⁴
*ʒ-	從 / 邪：謝 *ʒiə6、前 *ʒyɛi2、晴 *ʒiŋ2、草 *ʒiŋ4、墻 *ʒiä2、賤 *ʒiə6、集蓆 *ʒiʔ8、嚼 *ʒiaʔ8、絕 ʒyəʔ8 船 / 禪：鼓 *ʒiə2、順 *ʒyiŋ6、鱗 *ʒið2、術 *ʒyʔ8、十 *ʒeʔ8、實 ʒyeʔ8 崇：愁 *ʒiau2、柿 *ʒe4、（浞 *ʒiəʔ8）

¹³ 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這四個顎化聲母的編號分別是 17、18、19、22，參看秋谷裕幸 (2003)。放在（）中的是二等或四等字，其他都是三等字。

¹⁴ 「鐺」有通攝三等市玉切跟江攝二等直角切兩音，從讀音 *dʒiəʔ8 看來，當為澄母直角切。

根據上表可知：

第一、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的 *tɕ- 聲母對應中古的精母三等、章母跟莊母三等，完全不雜一個知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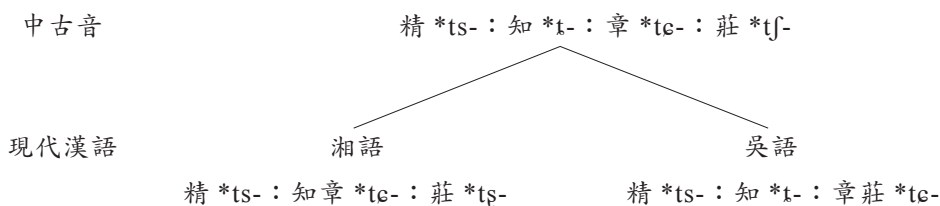
第二、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的 *tɕh- 聲母對應中古的清母三等、昌母跟初母三等，徹母的「抽」讀 *tɕhɛl，是唯一的例外。

第三、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的 *dz- 聲母對應中古的船禪母跟澄母三等，但可以留意到船禪母屬於少數，澄母三等是壓倒性的多數。相對地，帶音顎化擦音 *z- 對應中古的從母三等和邪母、多數船 / 禪母以及崇母三等。這個現象顯示，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的船、禪、崇三母自成一類，也就是章莊兩系濁聲母合流為 *z-，屬於章莊合流的格局。相對地，知系澄母讀為 *dz-，與船、禪、崇顯然有別。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中有相當多讀為 *t-、*d- 的知系字，知母字如：豬 *tal、張 tiäl、賬 *tiä5、砧 *tyēl、窒 *tyeʔ7；澄母字如：遲 *däi2、苧 *dä4、長 dā2、直 *diʔ8、著 *dɔʔ8。（秋谷裕幸 2003:19, 21）我們推測這些讀為 *t-、*d- 的知系字前身為 *t-、*d-，其中舌面帶音塞音 *d- 有不少發生了塞擦化，演變為 *dz-，如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

經由以上的討論，我們認為中古精知章莊四系聲母在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中的表現是：「精莊章 ≠ 知」。應當留意到，讀為 *tɕ- 類的精系都帶有前高展唇 *-i- 或前高圓唇 *-y- 這類促使顎化的成分，我們認為前身也是 *ts-。因此，中古精知章莊四系聲母，在早期吳語的具體情況可以推測為：「精 ≠ 知 ≠ 章莊」。

歸納起來，早期吳語和原始湘語的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分合，應當屬於兩種不同的類型：



從中古音精知章莊四類聲母的角度來看，早期湘語是章系與知系合流，早期吳語則是章系與莊系合流，兩者都屬於音韻創新 (phonological innovation)。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湘語和吳語兩種類型彼此是互斥的，也就是分別從中古音系演變而來。

探討現代漢語方言的關係及漢語方言的歷史淵源，在聲母上至少有兩項值得參考的條件：一是全濁音帶音與否，一是舌齒音分合類型。從條件的性質來看，全濁音今讀帶音屬於音韻存古，不足以作為分類（分群）的標準。至於舌齒音分合類型，湘語和吳語對四系聲母的歸併方式迥然不同，利用這個條件可以有效地把吳語和湘語分開。不同的音韻標準獲致不同的分類結果，乃是必然的；應當留意到，音韻條件的存古或創新，則會影響分類的有效性。以上這項觀察，對橋本萬太郎「吳湘一體」這一假說形成相當重大的挑戰。

7. 結論

本文結合漢語音韻史以及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探討現代湘語中精、知、莊、章四系聲母具體的讀音表現，進而說明早期湘語在音韻架構上的存古與創新。本文獲得的結論如下：

第一、早期精、知、章、莊四系聲母在原始湘語中已經演變為三類：精系、莊系和知章系，其中精系可擬測為 *ts-、莊系可擬測為 *tʂ-。中古原本有區別的章系和知系則合併為一類，可擬測為 *tʂ-。也就是說，原始湘語的聲母格局是：「精 ≠ 知章 ≠ 莊」。章、知二系在原始湘語中合流，從中古音的角度來看是一項音韻創新。知系與章系合流後今讀音仍舊是 tʂ-，可證成既有的中古音擬測，這是音值上重要的存古。

第二、本文進一步利用舌齒音分合類型（也就是精、知、章、莊分合）這個歷史條件，檢討現代湘語與吳語的歷史關係。前人（橋本萬太郎 1985）曾有「吳湘一體」之說，主要是就全濁音帶音與否立論。然而應當留意到，就歷史語言學而言，有效的分群應當根據「共同創新」而非「共同存古」。因此以「全濁音帶音」這項存古標準將湘語和吳語歸為一類，效力恐怕有限。相對地，本文發現原始湘語的舌齒音分合類型是「精 ≠ 知章 ≠ 莊」，而早期吳語的類型則是「精 ≠ 知 ≠ 章莊」，這兩種類型之間不存在演變關係，而只能從更早期的舌齒音四分架構分別演變下來。就類型而言，湘語和吳語有截然不同的創新樣態，由此可知，「舌齒音分合」比「全濁音帶音」更具備給漢語分群的效力。

引用文獻

-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2003. 《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古音構擬》。日本：好文出版。
- Beijing Daxue Zhongguo Yuyan Wenxue Xi Yuyanxue Jiaoyanshi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3. 《漢語方音字匯》。北京：語文出版社。
- Chang, Kuang-Yu 張光宇. 1999. 東南方言關係綜論. 《方言》1:33-44。
- Chen, Hui 陳暉. 1999. 《漣源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Chen, Lizhong 陳立中. 2004. 《湘語與吳語音韻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Chu, Zexiang 儲澤祥. 1998. 《邵陽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Coblin, W. South. 柯蔚南. 2011.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Central Xiāng Dialects*.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Cui, Zhenhua 崔振華. 1998. 《益陽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Hashimoto, Mantaro 橋本萬太郎原著、Yu, Zhihong 余志鴻譯. 1985. 《語言地理類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He, Kailin 賀凱林. 1999. 《溆浦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 Hunan Sheng Gonganting Hunan Hanyu Fangyin Zihui Bianzuanzu 湖南省公安廳《湖南漢語方音字匯》編纂組. 1993. 《湖南漢語方音字匯》。長沙：嶽麓書社。
- Li, Yongming 李永明. 2016a. 《湘鄉方言》。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
- . 2016b. 《衡陽方言》。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
- Luo, Xinru 羅昕如. 1998. 《新化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Peng, Jianguo 彭建國. 2010. 《湘語音韻歷史層次研究》。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
- Peng, Zerun 彭澤潤. 1999. 《衡山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Sang, Yuhong 桑宇紅. 2004. 中古知莊章三組聲母在近代漢語的演變. 南京大學博士論文。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編. 2007. 《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_____. 2008. 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 收入《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 Tung, T'ung-Ho 董同龢. 1993. 《漢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年。
- Wu, Rui-Wen 吳瑞文. 2023a. 論現代湘語止攝開口韻的存古與創新. 《文與哲》43:303–338。
- _____. 2023b. 論現代湘語中魚虞之別的若干痕跡及相關問題. 《第 29 屆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年會宣讀論文》。
- Xie, Boduan 謝伯端. 2016. 《辰溪方言研究》。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
- Zeng, Yumei 曾毓美. 1993. 湘潭方言同音字匯. 《方言》4:295–305。
- Zhou, Saihong 周賽紅. 2005. 湘方言音韻比較研究. 湖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學位論文。

後記

2002 年 4 月 12–13 日，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於臺南成功大學舉辦第二十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那時我還是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在會上宣讀〈現代漢語中精知莊章的類型—以陽韻為例的觀察〉一文，這也是我在聲韻學研討會上宣讀的第一篇論文。當時主持人正是丁邦新老師，會上丁老師提出相當切要的批評與建議，並鼓勵我把觀察的韻類擴大，以獲得更有意義的結論。匆匆二十年過去，當年宣讀的小文章並未正式出版，然而丁老師的提點始終縈繞心頭，謹以這篇談現代湘語精知章莊的論文作為再傳弟子對丁老師的感念與哀思。

文稿提交至本刊後，蒙審查人在語料性質及具體論述上惠示高見，謹此致謝。當然，本文中的任何疏漏，責任均在作者。

On the Retention and Innovation of Initial Consonants Jing, Zhi, Zhang and Zhuang in Modern Xiang Language—Also Commenting on the Wu-Xiang Dialectal Continuum

Rui-Wen Wu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Based on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provided by Middle Chinese rhyme book “Qie Yu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ronunci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four initial consonants of Jing, Zhi, Zhang, and Zhuang in modern Xiang dialect and then explains the retention and innovation of early Xiang language.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reten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four series of initial consonants of Jing, Zhi, Zhuang, and Zhang in the Middle Ages. The focus of observation is the rhyme category with the minimal set among the four series of initial consonants—the third-division rhyme. This article adopts a comparative method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takes Middle Chinese phonology system as a reference frame, and takes 14 modern Xiang languages as objects to explore the separation and merger of initial consonants of the Jing, Zhi, Zhuang, and Zhang initials.

From the comparison of modern Xiang dialect, the early four-series initials of Jing, Zhi, Zhuang, and Zhang have evolv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in proto Xiang language stage: Jing series, Zhuang series, and Zhang-zhi series, among which the Jing series can be reconstructed as *ts-, the Zhuang series can be reconstructed as *tʂ-, and the original Zhang series and Zhi series in the Middle Ages merged into one category, and can be reconstructed as *tɕ-. In other words, the initial consonant pattern of the original Xiang dialect is: [Jin ≠ Zhuang ≠ Zhang = Zhi]. The merging of Zhang and Zhi is a pho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ddle Chinese. After the merger of the Zhi and the Zhang, the pronunciation is still tɕ-, and it can be proved as an existing evidence of Middle Chinese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In other words,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preservation in terms of phonetic value.

Mantaro Hashimoto pointed out based on the three-way opposition of initial consonants of quán qīng (全清), cīqīng (次清) and quánzhuó (全濁) that modern Wu and Xiang languages once clearly formed the same dialectal area. This is the theory that Wu-Xiang dialectal continu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retaining the medieval fully voiced initial consonants as an independent category is an archaic feature. Therefore, it is not without problems to classify the modern Wu and Xiang languages into the same group with this criterion. In contrast, from the division and merger of the initial consonants of the four series of Jing, Zhi, Zhang, and Zhuang in middle times, Xiang language belongs to the type of [Jing ≠ Zhuang ≠ Zhang = Zhi], and Wu language belongs to the type of [Jing ≠ Zhi ≠ Zhang = Zhuang].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Zhang series merges with the Zhi series in Xiang language, and the Zhang series merges with the Zhuang series in Wu language. It shows that Wu and Xiang underwent different phonological innovations separately. The conclusion poses a major challenge to the hypothesis about Wu-Xiang dialectal continuum.

Keywords: *modern Xiang dialect, Middle Chinese, retention, innovati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iriti
吳瑞文

Corresponding author

Rui-Wen Wu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ruiwen@gate.sinica.edu.tw